

我眼里的父亲，我眼里的“双刀侠”

作者：牛涛（一）



牛立志博士，广州复大肿瘤医院院长，

父亲和他的那些往事

父亲牛立志，工复位于暨南大学附属医院，于大肿医院，医之大于被称之为“羊城”的中国广州。每天从晨曦初现之时，父亲亲披白大褂的身影，就奔忙在医院的每一层楼里。

牛立志，在别的人眼中一年无休，一天最多七台大手术，肿瘤微创专家，在我眼中，怎么说呢，一个个风清气正的人，一个个内心柔软的人，一个个还有点腼腆的人，一个从来不发脾气的少年，一个守护着那些被肿瘤折磨的人们。他的脾气好是出了名的，永远安安静静地看着文献，做着PPT，一句粗暴的话也不会说。但是在手术室，尤其在患者的病情危急的状态下，父亲可是个不断左指右指的“指挥官”。

说起爸爸当年

考大学的时候，他读书简直拼了命，后来听我姑姑说，我爸为了安静没有人打扰，家里少的时候蹲在厨房读书，实在太吵了就跑到猪圈里去背书。我估计当时，他也蒙了猪也蒙了。哈哈。

说起父亲刻苦读书的精神，倒不是一开始就有了，原本爸爸也是懒洋洋的，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。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，严重刺激了他的自尊心。有一天体育课的时候，老师突然喊了一声：“牛立志，出来！”接下来的话，跟刀子一样一一立志啊，一只牛，立志想干什么呢，想当什么？”当时的爸爸应该气坏了。从这件事后，爸爸就开始发奋读书，誓要给大家看自己的能力。

终于，爸爸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第四军医大学心胸外科专业，直到三十岁博士毕业。哎呀，学医，真的是一条漫长的路。

时光流淌到了今天

昨天下班后，我心情很低落，爸爸暂缓了工作，陪我去荔湾湖公园散步，我在圈里面逛完了好几圈，爸爸才找到停车位。晚上回到家，爸爸顾不得吃饭赶紧赶回了医院，因为患者有新状况，凌晨两

三点又回到家缩在小床上睡了几个小时。我是一个患者，一个是患者，一个是他，好像是挑着我的两个担子，这担子很沉，但他就像一个苦力，静默不语，一步一步，深深浅浅，走了好多，好多年了。

因为，那与生命有关。专攻晚期肿瘤患者的医生，注定天天都是硬仗，随时随刻，都要做好准备与死神抢命。生活本身就很简单，但外科医生似乎不是这个样子，患者和家属把命都交给你了，“不怕疲劳，迎战到底”也就成了使命。这篇文章要向父亲和无数和他一样的医生致敬。人间有病痛，还好人间有您们。

2017年，南方日报携手省卫生计生委、省文明办、省卫生计生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等单位联合开展的“寻找广东好医生”活动，暨南大学附属复大肿瘤医院的牛立志院长当之无愧地获得了“广东好医生”的称号。记得当时卫健委领导给他颁奖的时候，他还是微笑着，但是这样一个省级的荣誉，能够颁给一个民营医院的医生，是非常非常难得的。这是领导和老百姓的双重认可。父亲凭着他的千辛万苦钻研和操练出的两把刀“冷冻刀”，“纳米刀”赢得了医学的一席之地。

我没有学医，但

是长期耳濡目染，我知道别人常说的“双刀奇侠牛立志”的两把刀，就是对付肿瘤的新武器“冷冻刀”，“纳米刀”。简单来解释，其实这两把刀不算刀，而是几根刺进肿瘤的针。冷冻刀，又叫冷冻消融治疗，就是在CT或者B超的引导下，这个将穿刺针将精确地插到肿瘤上，连接针头的仪器释放出氩气，针头的温度迅速下降到零下100多度，随后输入热源氩气，将刚才肿瘤结成的冰球消融。一冷一热，如此反复几次之后，肿瘤就在“冰与火的地狱”彻底瓦解。这段写的好费劲，不过因为这根针，无数无法手术的患者，有的肚子大的像孕妇，有的肺部或者肝部布满肿瘤无法切除，都因为冷冻获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
父亲虽然话不多，但是他对肿瘤医学的走向，最新的进展是很敏锐的。父亲所在的复大肿瘤医院是最先引进这项技术的医院之一。当时，无论什么瘤子都是一刀切，但是很多人白



挨了一刀还是走了，很多老人家根本受不了这一刀，很多肿瘤处在血管丰富的地方根本无法下刀。

我想，爸爸从出国开会了解到冷冻刀和纳米刀，回国后立即组织医院骨干人员进行文献研究，动物实验，出版第一部权威专著，这本《肿瘤冷冻治疗学》还是由钟南山院士作的序。后来，在此基础上，父亲带着团队再次出国交流学习，为的就是早点让国人从常常开膛破腹的“一刀”，变成睡一觉醒来肿瘤就坏死的“一根针”吧。

爸爸治疗过的患者，从4岁的孩子到94岁的老人家，从国外的卫生部到外国贵族成员。我相信卫生部都来找他，就是因为他在这一领域已经“百炼成钢”，而其他地方在这一领域还是水泥。后来，这位卫生部长在WHO会议上遇到了我们中国时任的卫生部长，向他说“谢谢你们中国医生救了我们的命！”。